

ZHONGGUO
XIANDAI WENXUE
MINGJIA
JINGDIAN WENKU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张恨水

作品

金粉世家
②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金粉世家

张恨水 著

(二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醵金献寿授受各相宜

梁大夫看到大家这样惊异的样子，也就料着是不明就里。因笑道：“大少奶奶是喜脉，不要紧的。你说这不可喜吗？”原来金铨有四个儿子，还没有一个孙子，金太太日夜盼望的就是这一件事。这一些时候，看到二少奶奶常常有些小不舒服，全副精神都注意在她身上，以为她有了喜。现在医生说是大少奶奶有喜，这一喜是喜出望外了。便道：“大夫，这话是真的吗？别是不舒服吧？”梁大夫笑道：“太太，我做医生的，连一个有喜没喜都分别不出来，这还当什么大夫哩？”金太太笑道：“梁先生，你不要多疑了。我是因为我们大少奶奶一点也不露消息，突然听了这话，倒很怪的。这就得预备产婆了。梁先生，你看是西洋产婆好些？还是日本产婆好呢？”梁大夫笑道：“那倒还不忙，现在不过两三个月呢。”金太太道：“那倒罢了，我们二少奶奶也是常常不舒服，我也要请梁大夫看看。”梁大夫听了金太太的口音，也就猜透了一半。笑道：“倒是看看的好，遇事好留意一点。”金太太听了，便分付老妈子去请二少奶奶来。老妈子去了一会，走来笑道：“二少奶奶说，她没有病，不肯瞧呢。”金太太道：“她为什么不来瞧？又是你们这班东西多嘴多舌，让她知道，她所以不来了。”老妈子道：“我们不知道二少奶奶有什么病没有，说什么呢？”梁大夫道：“不瞧，那也不要紧。我那里印着有育婴须知的小册子，里面附有种种保胎法。我可以拿几份过来，送给几个少奶奶瞧瞧。若照着书上



行事，那比请一个大夫在家里还强呢。”梁大夫看看没有什么事，提着皮包自走了。这里金太太听到有添孙子的消息，立刻把这事当了一个问题，和这个讨论几句，又和那个讨论几句。可是正要把这事告诉风举，风举偏偏好几天不见他的面。

风举在家里，佩芳光是和他吵，风举一赌气就避开了。佩芳先还说，你不回来，我希望你一辈子也不见我。第一天过去了，第二天不见风举回来，就有些着慌。到第三天，仍不见他回来，便打电话到部里去问，恰好又是礼拜日。到第四天，佩芳就病了，病了两天，还是不回来。到了这时候，佩芳心里很是焦急。但事已如此，嘴里可不肯说找他回来。若要说出，分明自己软化，风举益发得志了，所以她面上依然镇静不露声色。后来被梁大夫诊脉诊出来了，倒是一喜。因有一个多月了，自己老是这样怀疑着，是不是有了喜，自己虽然有七八分相信，却又不肯就告诉风举。怕他一说出去了，若不是的，那有多么寒碜。现梁大夫把这事给证实了，第一是婆婆要由我一点，总不让我生气。风举要闹，她必定压制儿子不压制媳妇了。就是风举本人，听了这个消息，也得大喜一番，他一定不敢再惹人生气的，若一说，我为这个病了，他还不回来瞧我吗？这样想着，风举之回来不回来，越发不管。

谁知风举死了心了，竟是不回家，就是回家，也不进自己的房。不过衙门还是照旧去，下了衙门以后，人到哪里去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金家的房子很大，金铨夫妻一两天不看儿子，也是常事，就不过问。老夫妻俩还不过问，旁人哪里得知哩？

佩芳睡了三天，想静等不是办法，便理了一理头发，换了一件长衣，走到婆婆屋里来。金太太戴上大框眼镜子，拿了一本大字详注的《金刚经》，正躺在软榻上念。看见佩芳进来，放下书，摘下眼镜子，笑道：“佩芳，你好了吗？就在屋子里



多躺一会儿罢。不要像平常一般，那样欢喜走动了。”佩芳道：“老坐在屋里，也是闷得慌，总要出来走动走动才好。”金太太道：“当然是要运动的。不过你睡倒刚起来，总要休息休息，不要把身子累了。”佩芳笑道：“一个人坐在屋里，有三四天，也够闷的了。我想找几个人打小牌呢。”金太太道：“打牌，那更不合宜了。凤举呢？不在家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我快有一个礼拜没见他了。”金太太道：“真的吗？昨天下午，他还在这屋子里坐一会儿去的呢。”佩芳道：“他回是回家的，就是不和我见面。”金太太听说，默然一会，说道：“这孩子的脾气，还是这样。回头我打电话到他部里去，问问他看。”佩芳道：“随他去罢，一问了，他，更要让他生气。”金太太明知佩芳是气话，却又不好怎样回答，淡淡地说道：“没看见你们少年夫妻，总是欢喜争些闲气。”说了这一句，就牵扯到另一件事上去了。金太太就想到了下午凤举回来，背着佩芳问他一个究竟。不料这日下午，凤举依然没有回来，金太太一问听差，都说不知道。就去问汽车夫，他说：“每天送大爷到部，回来就坐车。不回来就不坐车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？”金太太不得要领，就越发地要追问。这一天过去，到了第二天，凤举回来了。金太太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传去问话。金太太劈头一句便问道：“你这样不是和我为难吗？佩芳刚身上有些不舒服，你就在这时候和她生气。你闹了许久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倒像是放纵你这样呢。”凤举微笑道：“我没有和她生什么气呀？”金太太道：“你还说不闹呢？有整个的礼拜不见她的面了。”凤举道：“她见了，就和我啰唆，我不愿受这些闲气，所以躲开她。”金太太道：“你躲在什么地方？”凤举道：“我躲在哪里呢？也不过前面客厅里罢了。”金太太道：“你天天都在家里吗？怎样我不看见你？”凤举道：“我不到后面来，你怎样看得见我呢？”金太



太道：“我不和你说上许多。从今天起，你得回自己房里去睡。这样东跑西躲，小孩子一般，总不成个事体。”凤举糊里糊涂地答应着，就走开了。

原来这些时候，凤举和刘蔚然、朱逸士结成一党，每日晚上逛窑子。凤举还是对那天的在北班子里认得的晚香，很是满意，每天必去，接连去了三天。也是晚香随便说了一句话，问大爷什么时候捧捧我们呢？凤举道：“随便哪一天都可以。”晚香拿着凤举的手，一直看到他脸上，笑道：“随便哪天都可以吗？明天怎样呢？”凤举道：“好，明天就明天罢。你可以预备一点菜，我明天请几个朋友在这里吃饭。”晚香道：“真的吗？你可不能冤我哩。”凤举道：“我们也认识这久了，我冤过你吗？”晚香的领家李大娘听了这话，眉开眼笑。说道：“这话是真的，大爷人极好，不说假话的。”到了次日，凤举就在晚香屋子里，摆了七十二两的两桌酒席。吃酒之后，又接上打起牌来，抽了三百多块钱的头子。自捧上了这一场之后，双方的感情格外浓密。一到了晚上，凤举便到晚香那里去坐，那李大娘另外问凤举要了一张五百元的支票，就让晚香每晚陪凤举到中外饭店去看跳舞，不必回来了。凤举有这样可乐的地方，不回家也没甚关系，所以他这一个多礼拜，都是这样消遣。这天金太太虽把他叫来说了几句，他当面是不置可否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带了晚香一块儿上中外饭店去了。

佩芳见婆婆的命令，都不能挽回丈夫的态度，也只好由他去。晚上拿了一本书，躺在软沙发上看，院子里悄无人声，看着书，倒也淡焉若忘。忽听得慧厂隔着窗子，叫了一声大嫂。佩芳道：“请进来罢。”慧厂笑道：“怎么这样客气？还用上一个请字呢？”说着，便走进来了。佩芳道：“不是呀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既然很讲礼，先叫了一声，试探试探，能不能进



来？那末，我就应当先下一个请字了。”慧厂道：“并不是我多礼，我怕大哥在屋子里，所以先叫一声，较为便当一点。”说时，挨着佩芳身旁坐下，顺手将佩芳看的书，拿起一看。见那书签子上标着苦海慈航四个字。笑道：“现在这新出的小说，总是情海欲海这些字样，这部书大概又说的是一男一女，发生了爱情，结果，又是经了种种磨难，忽然醒悟过来吧？”佩芳笑道：“你猜的满不是那回事。”慧厂道：“怎样满不是那回事？那不是和这个小说名字不相合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本来就不是小说，你瞧瞧看就明白了。”慧厂听说，揭开一页来看，就是二页彩画的观世音的全身像。再往后翻，就是大字石印的《太上感应篇》。慧厂笑道：“咳！你真无聊到了极点，怎么看起这种书来？”佩芳道：“你不要说这是无聊的书，你仔细地看看，必然感觉得这种善书里也有好多名言至理。看了之后，一定会若有所悟，解除不少烦恼。这后面是《楞严经》。如来和阿难尊者反复辩难，说得天下事无一不是空的，非常有味。我觉得和人争气，真无意思了。”慧厂笑道：“人都是这样，在气头上就抱消极主意，气平就不愿消极了。”佩芳道：“你这话不然，母亲并不生气，她为什么把《金刚经》都念得烂熟了？”慧厂道：“年老的人，富贵荣华全有了，就不能不怕出岔事。二来也希望长寿。这两样事，都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，就只念佛，做那修行的功夫了。”佩芳用手指着慧厂笑道：“你少说这话，仔细让人听了去告诉母亲，要说你批评老人家佞佛。”慧厂道：“我不和你说这些废话了，我来和你商量一件事，后天是老七的生日，他们都要送礼，你打算送什么呢？”佩芳道：“是啊，去年要闹，没有闹成，今年该玩一玩了。明年他要出洋，不定哪年回来，二十岁是赶不上做的。”慧厂道：“大家也是这样说，父亲可不成，他说一人年年总有个生日，有什么可贺的？他平生



就讨厌人家做寿，一个年轻的人更与寿字不相称，哪里还可以庆贺？”佩芳道：“我们送老七的礼，还得瞒着父亲吗？我倒有样东西老七用得着的，也不至于惊动人。”慧厂道：“是什么呢？他用得着的东西太多了。”佩芳道：“凭什么，也没有这东西他中意，我打算送他一笔寿金。”慧厂笑道：“那可使得不得。他能谅解我们，也要说我们不大方。不谅解我们，就要说我们耻笑他了。不如还送东西罢。”佩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送他一套大礼服，让他结婚的时候穿。你呢？”慧厂道：“不好，要拣有趣味的才对，他原是一个有趣味的人呢。”佩芳道：“结婚的礼服，还不有趣吗？”慧厂道：“他也不一定结婚，才穿礼服，那怎样算趣？我倒有个办法，赁一卷电影片，到家里来映。”佩芳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电影在电影院映，他们有银幕，映出来好看。上次我们映几回，都是悬着一块白布，映在白布上，减了不少的精彩。不如叫小科班来演几出戏罢。”慧厂道：“不成，演戏锣鼓一响，父亲就知道了。”佩芳笑道：“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那就无可乐的了，岂不是做个素生日？”慧厂道：“不如问他自己去罢。连他自己要我们送什么，我也请问他，这倒是最好的方法。他这些时候，都在家里，可以叫人把他请来问问。”佩芳笑道：“私下问他，倒是可以。”便分付蒋妈，把燕西叫了来。

燕西隔着屋子，先就说道：“我在家里，你们又添了一个帮闲的了。什么时候差角色，什么时候去叫我，我就可以随时补缺。”走进来时，见佩芳、慧厂同靠在沙发椅上谈心，只把墙上斜插的绿罩电灯扭开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不象有什么动作。笑道：“我以为二位嫂嫂命令叫我来打牌呢，原来不是的。”慧厂道：“你坐下罢，我问你，你老实说，你现在所欠缺的，到底是哪一样？”燕西笑道：“你们又要拿我开心吗？我就



实说了罢，我少了一个少奶奶。”佩芳道：“我不和你说笑话，问你实实在在缺少了什么应用的东西？”燕西笑道：“那就缺少的很多了。总而言之，是缺少几个钱。有了钱，就什么事都好办了。”佩芳听了这话，对慧厂夹了一下眼睛，彼此一笑。燕西道：“怎么样？我这话说得太不雅吗？”慧厂道：“倒不是不雅，我们先猜了一猜，你就会说这话呢。我问你，上次你三嫂不是借了三百块钱给你了吗？你作什么用了？这还不到半个月呢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这窟窿太大了，不是三百块钱填得满的。”佩芳道：“我并不是要查你的账，你不要误会了。我们之所以问，因为你的寿诞到了，我们要送寿礼不知哪一样你最合适？要请你自已说一说。我们是决定了送礼的，你也不必客气。”燕西道：“二位嫂嫂都猜到了，我还说什么呢？”慧厂笑道：“老七，你也稍微争点气，别让人家量着了。怎么我们猜你要钱，你就果然要钱？”燕西笑道：“谁教我花得太厉害呢？而且长嫂当母，在嫂嫂面前说实话也不要紧。若是说谎，倒显得不是好孩子了。”佩芳笑道：“你瞧瞧，说了一声给钱，连长嫂当母都说出来了，好孩子也说出来了，二妹，就送他份子罢。你看，我们应该送他多少呢？”慧厂笑道：“几毛钱总不像样子，我们一个送他一块钱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长者赐，少者不敢辞。无论一块或一毛，那都是好的，我当然拜领。”慧厂道：“这话说得冠冕，但是你心眼里不嫌少吗？”燕西道：“我不能嫌少。”佩芳道：“嫌少就嫌少，不嫌少就不嫌少，为什么加上一个能字？”燕西道：“我知道的，二位嫂嫂极是大方，说不定借这个机会送我三百五百。现在说送那一块钱，自然是闹着玩。我若说嫌少，你一气，可就不会给我整批的了。可是一块钱不能算多，要我说那屈心话，这不算少，我也对不住两位嫂嫂。”慧厂笑道：“大嫂，这孩子现在学得真会说话，不知道跟



谁学的？”佩芳道：“当然是跟秀珠妹妹学的，她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。”燕西道：“我问这是什么意思，谈论到了我，就会牵连到她？”佩芳笑道：“因为是你的她，才会牵连到她呢。二妹，你看怎么样呢？我以为老七将来很能听秀珠妹妹的话。”燕西用两个指头，塞着耳朵眼，站起来就要走。佩芳道：“跑什么？话还没有说完呢。”燕西道：“你们说的这些话，叫人家怎样受得了呢？”佩芳道：“不说这些话就得了。你说愿意要钱，我们可就真要送你钱了。你怎样请客呢？”燕西道：“请大家吃一餐就是了，怎样吃法？我可就说不上。”佩芳道：“不带一点玩意儿吗？”燕西道：“有倒是有一个玩法。现在来了一班南洋魔术团，有几个女魔术师，长得挺好。”慧厂道：“你还是要看她魔术呢？还是要看女魔术师呢？”燕西道：“魔术也看，女魔术师也看。到了那天，请她来变了几套戏法，静静悄悄地乐一阵，包管谁也不知道。”佩芳道：“我看不请也罢，这种女人，总不免有几分妖气。你们兄弟几人，见了女子就如苍蝇见血一般，不要节外生枝起来。”燕西笑道：“这样一说，我们弟兄还成人吗？”慧厂道：“你要找魔术团，就找魔术团罢。但不知你请些什么客？”燕西道：“我想不要请客罢，就是家里人大家吃一点喝一点得了。若是请起客来，就免不了父母知道的。我宁可少乐一点，也不愿意多挨几句骂。”佩芳道：“家里人以外，一个生人也没有吗？”燕西道：“说不定也要请几个外客，那就让他们在外面客厅里，闹闹罢了。”慧厂道：“没有加入我们圈里的吗？”燕西道：“不过是几个同学，和几个常常见面的朋友，当然不能请到里面来。”慧厂因他这样说，也就和佩芳一笑，不再提了。

到了次日，慧厂和玉芬也商量了。三人各开一百元支票，用一个珊瑚笺红纸封儿，将支票来套上了，各人亲自在上面写



了寿敬两字。玉芬的支票，却是叫秋香送了去。秋香拿着，想七爷待我们很好的，我们倒应当送一点礼才好。于是先不送去，便到敏之这里来，把阿囡叫到走廊下，把话对她说了。阿囡笑道：“别献丑了，我们送得起什么东西呢？拿了去，倒让七爷笑我们。”秋香道：“不是那样说，千里送鹅毛，物轻人情重。”敏之在屋里看书，见她两人鬼鬼祟祟地说话，就疑心。忽听物轻人情重一句话。心想，不知这两个小鬼头，又在弄什么玩意？遂掀着一角纱窗，向外望了一望。只见秋香手里举着一个红纸套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少奶奶叫我送给七爷的。我想等我们的礼物办好了，然后一路送去。”阿囡道：“你就先送去罢。我们一刻工夫，怎样办得齐礼呢？”敏之这才明白，他们是要送燕西的寿礼。便道：“秋香，你拿进来我看看，她们送的是什么礼？”秋香听了，便送了进来。敏之笑道：“你们少奶奶，现在专门卖弄她有钱了，借了不算，送礼也是现款。”秋香道：“不是我们少奶奶送钱，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也是送钱呢。”敏之向着纱幔，对里面屋子里嚷道：“润之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们都送钱呢。”润之间道：“送多少呢？”敏之道：“三嫂是一百元，大概他们都是一样了。”润之道：“他们都是极精细的人，不征得老七的同意，是不会这样办的。他们可以送，我们就可以送。”敏之道：“不是可不可的问题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我就不愿凑许多钱给他，让他胡花去。”润之道：“他不是说负了债吗？凑几个钱让他还债去罢。”敏之道：“这样说，我们一人一百元了？”润之道：“当然和三位嫂嫂一样。”敏之笑道：“这真便宜了他。你听见了没有？秋香、阿囡也要送他的礼，想了一阵子，没有想出送什么东西好。我看，她们也是送钱罢。反正她们眼里的七爷，也是不分上下。老七这样死要钱，送去也是不会推辞的。”秋香笑道：“我们哪有那大的胆，



不是找骂挨吗？”润之这才走出来，一手掀着纱幔，一手掠着发鬓笑道：“今儿个几时了？”秋香道：“明天一天，后天就是七爷的生日了。”润之道：“我是睡早觉睡忘了，没有到前面去查一查电报去，说四姐今明天要到京呢？若是到了，老七又多一笔收入。”敏之道：“大概没有电报来，若有电报来，母亲一定会叫我们去告诉的。”敏之道：“秋香，你刚才是在前面来吗？听到说有电报没有？”敏之道：“你这是白问，若是她在前面来，只要我们这样一提，她早就说了，还用得着你问吗？”润之道：“那是什么道理？”秋香撅着嘴道：“那有什么不懂？五小姐骂我是快嘴丫头呢。”她一说破，大家都笑了。秋香不好意思，依旧拉着阿囡到走廊下去说话。阿囡道：“你打算送什么呢？”秋香道：“我想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再邀玉儿和小兰，咱们凑着钱，买几样屋子里陈设的东西送他。七爷他就欢喜人家送他这些东西。你看屋子里不都是摆着人家送的吗？”阿囡道：“你倒拿了大拇指当扇子摇呢！我是知道的，他屋子里东西，分三等，头一等是女朋友送他的。第二等，是男戏子女戏子送他的。第三等，是男朋友送给他的。我们算是哪一等呢？”秋香道：“反正人家不能扔掉，送去总是一个人情啦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两个花儿匠，抬了一盆新开的桂花来，放在台阶上。润之在屋里笑道：“我倒给你们想起一个办法来了，七爷那天是要请客的，你买上几十盆桂花送七爷，让他请客赏花，他是很欢喜的。好在你们花钱又不多。”秋香道：“是的吗？那算什么礼物呢？”润之道：“你们是俗人，哪懂得这个呢？你听我的话送，准没有错。”敏之也喜道：“秋香送桂花，这倒也有趣。凭你这名字，他就得受下了。”秋香笑道：“那是给我开玩笑的，我不干。”润之道：“傻子，这样又省钱又漂亮的礼，为什么不送？这是规规矩矩的送礼，谁开玩笑呢？”秋香听了润



之这样说，果然信了。找到玉儿、小兰一说，每人出三块钱，就凑着一齐交给花儿匠，托他去买。

秋香把这事办了，才把玉芬的寿礼送到燕西书房里来。燕西接了那红纸套，抽出那里面的东西一看，也是一张一百元的支票。便笑道：“怎么她们都向我送起钱来了？这倒好，大家都是这样的送法，我要发一个小财了。”秋香笑道：“七爷你别笑我们，我和阿囡几个人，凑了几个钱，买了一些桂花，给七爷上寿，不知道七爷肯赏脸不肯赏脸？”燕西一听秋香说也凑了几个钱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后来她说是送桂花，才笑道：“雅致得很，我一定全受的，那天我请大家吃酒，就可以赏桂花花了。”说话时，在桌上纸盒里，掏出一张仿古云笺，便提笔写了一张回条，是降仪拜领，敬使洋四元。秋香站在桌子边，一眼看见，便伸手来按着纸，不让他往下写。笑道：“七爷的生日，我自己也嫌自己送不起好礼，不像个样子，怎么七爷倒给起钱来呢？”燕西道：“你们送礼，是你们的人情，你们少奶奶送我的礼，我敬她的使力，那是我的人情，那怎么可以省呢？”秋香道：“七爷写了，我也是不要的，我不谈这些，我就走了。”说毕，转身便走。燕西即刻跳起来，揪住她头上一绺短发，笑道：“可跑不了啦。”秋香笑道：“啊哟！头发揪断了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我还看你跑不跑哩？”正说笑着，只见玉儿气喘如牛的跑了来，高举着两手道：“还要闹哩？了不得，后面有了事了，快去瞧罢。”燕西看见这种情形，倒让她吓着了。



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

秋香看他那神气，也止住了笑，忙问是什么事情？玉儿笑道：“快去罢，四姑爷和四小姐回来了。啊哟！还有一个小姑娘，和洋娃娃一般，真好玩。太太屋里，现在挤满了人了。”燕西听说是这么一件事，笑道：“这也大惊小怪，弄人一跳，怎么没有电报来呢？”玉儿道：“四小姐说，让咱们猜不到她什么时候到，到了家好让大家出乎意外地一乐呢。”燕西听说，也不和秋香再说两句话，转身就跑。秋香叫道：“七爷七爷，别跑呀，你这桌上的支票，不收起来吗？”燕西走得远了，回转头来说道：“不要紧的。要不你把纸盒子里钥匙拿着，开了抽屉，把支票放进去，将暗锁锁上，那就……”带说带走，以下的话，已听不见了。燕西走到母亲房里，果然看见满屋子是人，金太太手上抱着一个浑身穿白色西服的小女孩，满面是笑容。他四姐道之和四姐夫刘守华，被大家团团围住，正在说笑呢。刘守华一见燕西，连忙抢前一步，握着燕西的手，从头上看一看，笑道：“七弟还是这样，一点没有见老。”燕西笑道：“多大年纪的人？就说老了。我看四姐夫倒是黑了些。”刘守华道：“旅行的人，当然没有在家里的人舒服，怎样不黑呢？”道之也走过来笑道：“你猜我为什么今天赶回来了？”燕西道：“那我怎么知道呢？”刘守华道：“你四姐说你是后天的十八岁，赶回来给你做寿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家里人忘了，远路人倒记



得。谢谢，谢谢！”润之道：“你这话得说清楚，我们刚才还说
要送你的寿礼呢，怎样说是忘了？”燕西道：“也没有敢说你
呀！”润之道：“你说谁呢？”燕西不解说一番倒也罢了，一解
说之后，一看屋里坐的人，都是不敢得罪的，竟不知说哪一个
好？笑道：“反正有人忘了的，这何必追问呢？生日这件事，
不但别的人忘记，就是自己也容易忘记。所以我说家里人忘
了，那也是有的。”润之道：“叫你指谁忘了？你指不出人来，
却又一定要说有人忘了，可见你是信口开河。”梅丽正靠着金
太太坐，在逗着那个小外甥儿玩，见燕西受窘，笑道：“忘是
有人忘了的。别人我不知道，把我自己说，就是刚才四姐提
起，我才想起来了。这样说，我就是个忘了的。”润之笑道：
“他待你也没有什么好处，你为什么要替他解围？让他受窘，
看他以后还胡说不胡说？”道之道：“八妹倒还是这样心地忠
厚，要老是这样就好。”燕西道：“梅丽，你听听，老实人有好
处不是？这就得着好的批评了。”金太太道：“你既然知道老实
好，你为什么不老实呢？”这一说，通屋子里的人都笑了。大
家笑定，燕西道：“说了半天，四姐带了些什么物事给我们，
还没有看见！我想一定不少。”道之道：“这可对不住，我什么
也没带。我一进门，先就声明了。因为你没听见，我不妨再说
一句，现在国里头，不是抵制日货吗？连我们三个人从日本
来，都犯着很大的嫌疑，我还好意思带许多日本东西吗？你们
若嫌我省钱，我可以买别的东西送给你们。”梅丽道：“我们
要的是你带来的东西，若是要你到了北京买东西补送，也就没有
理由了。”道之道：“你也是戴不得高帽子的人，说你老实，你
就越发老实了。”这一说，大家又笑了。他们手足相逢，足足
说笑了半天。金太太已经分付人打扫了两间屋，让道之夫妇居



住。

原来刘守华，他是在日本当领事，现在部里下了命令，调部任用。夫妇初次到京，还不曾看下住宅，暂且在金宅住下。刘守华另外还有一位日本姨太太也同来了。这日妇叫明川樱子，原是在刘家当下女的，日子一久，就和主人发生了爱情。道之因为樱子没有什么脾气，殷勤伺候，抹不下面子把她辞了，也就由他们去。后来守华在夫人相当谅解之下，就讨了樱子做姨太太。这次守华夫妇回国，樱子自然是跟着来。一来，到中国来做姨太太，比在日本当下女总强得多。二来，这也合于日本的殖民政策。但守华很怕岳丈岳母，一到岳家，不便一路把姨太太带进门。所以在车站下车之后，樱子带着一部行李，到日本旅馆沧海馆去了。道之和丈夫的感情，本来很好，他既不敢明目张胆地闹，道之也就不便一定揭穿他的黑幕，所以金家并没有人知道。

过了一天，已经是燕西的生日。这是金家的规矩，整寿是做九不做十。燕西的二十岁，本要在明年做，因为燕西明年有出洋的消息，所以再提前一年。金太太先一天就分付厨房里办了一餐面席，上上下下的人都吃面。这里最高兴的，自然算一班天真烂漫的女孩子，只愁找不到热闹事。所以一大清早，秋香约着小兰、玉儿换了衣服，就来给燕西拜寿。走到燕西书房外边，只见金荣正拿着一个鸡毛掸，反手带着门，从门里面出来。他早就笑道：“三位姑娘真早，这时候就来拜寿了。七爷还没起来，睡得香着哩。”小兰跟着金太太，向来守规矩的，听了这话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红着脸道：“我们是有事，来瞧瞧七爷起来没有？谁说拜寿呢？”说毕转身走了。金家算是吸点西洋文明人家，磕头礼早已免除。所以燕西这天不用去和



父母行礼，平辈也没有什么人说道贺。不过是大家纷纷地备着礼物，送到燕西这儿来。虽然三个姐姐，三个嫂嫂，都送了支票，因为面子上不能不点缀，所以他们又另外买了些礼物送来。这其间有送文房用品的，有送化妆品的，有送绸料的，有送食物的。金铨自己也赐了燕西一个瑞士表，这是叫他爱惜时间的。金太太赐了一套西装，二姨太和翠姨，也是一人一张支票。二姨太另外送了一支自来水笔，翠姨送了十四盒仿，都是算上人含一点教训的意思。这其间只有梅丽的东西，送得最合式。乃是一柄凡呵零，两打外国电影明星的大相片。所有送的东西，不是盒子盛着，便是纸包包着，外面依着燕西关系，写了弱冠纪念的字样，下款有写赐的，有写赠的，有写献的。金荣把两张写字台并拢一处，礼物全摆在上面。燕西没有起来，两张写字台上的东西，已经摆满了，按着辈分，一层一层地排列着。另外有秋香几个人送的桂花盆景，共有三十多盆，全在屋外走廊的栏杆上。另外是金荣、李升几个亲听差的意思，给走廊四周，挂上万国旗和着什锦绸带，虽非十分华丽，这几间屋子倒也弄得花团锦簇。

睡到十点钟，燕西一翻身醒了，忽有一阵奇香，袭入鼻端。按着被头对空气嗅了一嗅，正是桂花香。这就知道他们的礼，已经送来了。一骨碌爬起来，也来不及穿衣服，顺手摸了一条俄国毯子，披在肩上，便趿着鞋，到外面屋子里来看礼物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玉芬也到里面来看礼物。一见之下，笑道：“今天不是你的生日，我可要形容出一句好话来。”燕西道：“不用形容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是不是我像一个洋车夫呢？”玉芬道：“别顽皮了。刚起来，穿上衣服罢，不然，可就要受冻了。我给你叫听差的，快地穿起来，我们好一块儿吃面